

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一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二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 十 回

三岔河二盗顺水逃脱 九龙观南侠赴杭助播…………… (1)

第十一回

杭州府镖局再度开播 北高峰秋田初次登台 ……… (75)

第十二回

比剑术南侠对北侠 诉衷肠童林激秋田…………… (127)

第十三回

释前嫌贝勒了争端 探贼踪陶润献计策…………… (163)

第十四回

探消息众侠夜宿陶家店 假祝寿陶荣卧底清水潭
…………… (194)

第十五回

为国宝陶荣宴上用计 探敌巢三侠力战群贼…………… (223)

第十六回

清水潭镇东侠连擒三寇 烈焰寨盗宝贼乘乱双逃
…………… (279)

第十七回

灵隐寺献艺童林贺号 畅春楼聚会四小相识…………… (307)

第十八回

清源山拜师洪利遇剑客 东西湖发水家园成泽国

.....	(382)
第十九回	
火神庙炳南公喜认亲子 杨家庄五小侠义结金兰	
.....	(411)
第二十回	
贝勒作媒小侠喜结良缘 吉人天相洪利全家团圆	
.....	(444)
第二十一回	
白玉如急难学得绝技 把式场演枪惹来官司.....	(477)
第二十二回	
陷害世交陆寅恩将仇报 采花害命恶徒难逃法网	
.....	(536)
第二十三回	
龙潭镇众侠巧会飘然叟 烂石岛侯庭剑斩乔玄龄	
.....	(628)
第二十四回	
剑下留情侯庭放三鼠 连败四阵谷瑞设缓兵.....	(658)

第十回

三岔河二盗顺水脱逃 九龙观南侠赴杭助播

却说镇东侠被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摆队相送，送至枣林庄湖边，将船靠岸。镇东侠侯振远、童林童海川、于恒于宝元咤海金牛，弟兄三人带着五个徒弟，阮和、阮壁、徐源、邵甫、黄灿，不容搭跳，由船上跳在湖岸。镇东侠回头向着寨主抱拳，说道：“有劳寨主相送，不谢了。”孟恩站在船头，也冲着镇东侠一抱拳，说道：“喽啰兵回山。”喽啰兵将船掉头，向南回归太湖中山狮子寨。

此次寨主回山，山可就不能占啦，只因镇东侠剑斩三寨主，大寨主孟恩就算栽了跟头啦。大寨主意欲回山，散众，回归铁善寺，禀明恩师，徐图报仇。无奈喽啰兵不愿意散伙，喽啰兵也说得好：“寨主你老回铁善寺，我们这一千人，投往何处？”大寨主一听，万般无奈，只得写了一封书信，命水上漂刘成，一文钱不沉底刘顺，查点水旱喽啰兵，共多少数目，由后面存蓄库内，将所存的银两，尽数取出，每人赏银二十两。将船只扮作商船，命刘成、刘顺，带着喽啰兵，拿着书信，够奔扬州清水漂，烈焰寨，将书信投递寨主罗烈罗焰光。他是我的师兄，定然把你们收下。刘成、刘顺，遵山令办理。大寨主孟恩，收拾细软，带领鹏飞万里、何豹何耀山、金毛海马袁大亮、回归云南铁善寺，搬动是非。到后文书，铁善寺设摆十条绝后计，约镇东侠、童林，赴九月重阳天下英雄会，欲报此仇。

不表大寨主散山回庙，单表侯振远，既知道北侠率领蓝氏三矮，已至飞龙镖局，遣人下书，约请开擂。恨不能飞到杭州才好，怎奈已命落地燕子张雄，带领山西两位老客儿，原班的伙计，得把镖车起了身，镇东侠方才放心。这才带着大众，由打枣林庄起身，赶奔杭州。在路上赶程而行，非止一日，这一日已到杭州。穿城而过，出钱塘门，顺着苏堤够奔天竺街。来到中天竺街，镇东侠举目观看：见北面飞龙镖局，门首仍然是悬灯结彩，两旁插着大旗。上下大旗，俱画着年迈苍苍的老叟，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在两旁一边一行小字，上首写的是，独占北方笑鳌头，下面写的是南极昆仑子，这一面写着斗大秋字。门口儿坐着镖局子伙计，一个个虎视眈眈。镇东侠一看，就不见大旗上书法禅的画像，暗中代表，头次杭州擂，法禅被打之后，潘龙已然用软轿派人护送回归八卦山去了。镇东侠不知，皆因看见两面大旗，侯庭心中暗含着不悦。心中暗想：有麝自来香，何必迎风站？遂往前行走，一面走一面想，尔既称北侠，何必这样的扬旗喝号的示威。

正然思想之际，已至金龙镖局子门首。只见门前冷冷落落，不过也就是四五个镖局子的伙计，在这里坐着闲谈，一见镇东侠到此，大家赶紧站起来。口中说道：“老侠客，众位都回来啦，里面众位爷台，正念叨你老人家啦。”镇东侠向众人一点头，迈步往里走，够奔上房。来至门首，启帘笼往屋中观看，就见众人围着贝勒爷高谈阔论。贝勒爷所谈的是镇东侠率弟子前去要镖，不见回归。北侠两次书信相约，定日开擂。这是贝勒爷的主意，并不提镇东侠没在镖局，言他老人家抱恙在身，定日开擂。皆因王三虎至太湖探听要镖之事，又未见他回来，贝勒爷因此不放心，此时正在商议。就这么

个工夫，镇东侠启帘笼，迈步进来。贝勒爷一见镇东侠，赶紧站起。抱拳问道：“老侠客，要镖之事如何？”镇东侠带笑开言，说道：“爷，多承您挂念。”遂站在桌案之前，就把要镖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贝勒爷举目观看，在旁边站着一个大个儿，此人必是老侠客方才所说的那个于恒。将要问，就见童林把大个儿引至贝勒爷的面前，用手指着贝勒爷，向于恒说道：“师弟，还不过去磕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主人，又是咱们的饭东。要是得罪了他，可就不给咱们饭吃，你还不过去磕头。”于恒一听，这位是饭东，他又生平怕饿，赶紧过去，冲着贝勒爷笑嘻嘻地说道：“饭东，我看见你就喜欢。”遂向前迈步，双膝跪倒，噔噔噔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贝勒爷倒很爱惜他，见他浑浑的倒有个意思。遂向童林问道：“你们师兄弟如何相认？”童林遂把师弟相认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贝勒爷听着点头，说道：“海川，这可应当给你道喜，你又得着一条膀臂。”童林笑着说道：“您听着不喜吗？”说着话，又与张鼎、李源引见，猛英雄跪倒磕头。惟到二侠侯杰面前，二侠想着他是童林的师弟，必当与他多亲近亲近。冲着于恒一抱拳，一恍脑袋。于恒看着二侠蹭光瓦亮的秃脑袋，透着稀罕，不由得于恒，口中说道：“这个秃子，你为什么冲我放光。”二老侠客一听，心说这倒得，哥儿俩一照面儿就玩笑。说：“兄弟，我是侯杰，我是你侯二哥。”于恒一听，噯呀了一声：“赶情你是猴儿哥。”二侠闻听，说这倒不错，我又不住花果山，管我叫猴儿哥作什么。遂向于恒说道：“傻兄弟，你就管我叫二哥就得啦。”于恒看了看侯杰，遂说道：“我叫你二哥干什么，我就叫你侯秃子倒挺好。”童林在旁边嚇道：“师弟，不准与二哥胡说！还不与我后站。”童林实指

望这一次就把兄弟说过来，往后决不能叫侯秃子。其实怎么样？还是没说过来。从此以后，于恒一见着侯二爷，老叫侯秃子。于恒只得后退。

镇东侠大众将才落坐吃茶。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镖局子伙计进来回禀，说道：“老侠客，外面有飞龙镖局遣人下书。”这时镇东侠侯振远，才在太湖要镖回归，坐未安席。听伙计报告，飞龙镖局遣人前来下书，不由得心中不悦。遂向伙计说道：“既然飞龙镖局遣人前来下书，你到外面把下书人唤进来。”伙计转身出去，工夫不见甚大，就见帘笼一启，伙计由外面同进一人，非是别人，正是白亮蝎虎子。手中擎着书信，向着镇东侠单膝点地，口中说道：“老侠客在上，小子白亮，奉我家侠客之谕，有书信上呈。”双手将书信往上一递。镇东侠说道：“呈上来。”镇东侠一面说话，遂将书信接到手内，站起身形，将书信双手递与贝勒爷。遂说道：“请爷过目。”贝勒爷闻听，遂向镇东侠摆手说道：“请老侠客过目。”镇东侠这才退至在本位落坐。用手将书信上面拆开，将信签取出来，用目观看。上面写的是：“侯老侠客如见，鄙人前去二函，谅已收到。怎奈黄鹤无音，三次具书上禀，特约老侠客於明日清晨，北高峰擂台专候，领教阁下拳术，不知可能如愿否？专此上闻，别言不叙，藉请道安。”下款写：“秋田顿首。”侯振远将书信看完，交与张鼎、童林等大家观看已毕，镇东侠复将书信接到手内。自己暗暗地心中不悦，暗想：北侠秋田，明明文字相欺於我，某由打太湖要镖，将才进门，书信接踵而至，明明是欺我太甚。若不应秋田明日开擂，岂不令他小看於我。不若作书答复，明日开擂。遂向白亮说道：“你家老侠客既然爱我，你在此少候，待我作书。就烦你带回，面呈

老侠客。”白亮说道：“谨遵老侠客之谕。”遂往后倒退。镇东侠吩咐左右：“看文房四宝伺候。”镖局子伙计将桌案挪过来，文房四宝预备停妥，自己磨墨铺笺，将要援笔。旁边走过一人，以袖拂纸，口中说道：“兄长慢写。”镇东侠举目观看，正是张鼎张子美，风流侠铁扇仙。镇东投笔於案，遂说道：“张贤弟，因何阻我？”张子美并不与镇东侠答言，遂向白亮说道：“你是下书人吗？”白亮闻听，接着说道：“正是小子白亮，奉我家老侠客之谕，前来下书。”张鼎说道：“你既是前来下书，你暂且到外面等候。”白亮闻听，只得转身启帘笼退到外面。张鼎遂迈步来至在帘儿内，隔着竹帘往外观看，就见白亮站至在西厢房房檐下。

张鼎转身搬了一个兀凳，坐在镇东侠的对面。抱拳含笑说道：“兄长，休嫌小弟粗卤，恕小弟拂签之罪。皆因小弟有微衷，欲要上禀，不知兄长可能容纳？”镇东侠含笑说道：“贤弟有话请讲，何必这样客气。”张鼎接着说道：“请问兄长，你老写回信，打算意欲怎么样呢？”镇东侠说道：“劣兄意欲写书信，定明日清晨开播。”张鼎闻言说道：“小弟是多口啊，若据小弟我想，北侠秋田，声名威镇天下。掌中一口宝剑，三十六手天罡剑，威名人所尽知。小弟抖胆再说一句，明日开擂台，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你老人家准保得住必胜北侠吗？”镇东侠闻听此言，点头含笑说道：“胜败常理，动手胜负，焉有一定哪？”张鼎接着说道：“是啊，小弟还有一件事，要与兄长启齿。”镇东侠说道：“贤弟有话请讲，劣兄愿闻。”张鼎说道：“兄长，你老要问，据小弟我想，前次开播，不过你我弟兄几个人。此次开播，还是你我弟兄几个人。也让他们小看，难道说你我弟兄就没有几个朋友吗？”镇东侠闻听张鼎之

言，遂说道：“依贤弟之见怎么样呢，你还有什么主意吗？”张鼎说道：“依小弟的愚见，我打算再请两位，一来可以在擂台与你我弟兄助威，再者言语不合，此二位也可以抵抗北侠秋田秋佩雨。不知兄长意下怎么样？”镇东侠带笑问道：“张贤弟，欲约的二位，姓字名谁，为兄可认得吗？”张鼎听侯振远问他这二位英雄是谁，遂说道：“兄长你老先别忙，小弟提的这二位朋友，你老还许认识。只皆因我有一个良友，此人家住江苏常州府，北门外路东鸡鸣巷内。此人姓苗名泽字润雨，江湖人称赛判儿飞行侠。掌中一口红毛刀，三十六路天罡刀，天下皆知他的名姓。以天罡刀，足可敌得过秋田的天罡剑。你老想怎样？”镇东侠闻听，遂仰面大笑，跟着说道：“错非张贤弟提他，我险些倒忘却了。”张鼎说道：“那么兄长，你老认得此人吗？”镇东侠接着说道：“若提起此人，话可就长啦。前十年，此人曾访我至巢父林，他意欲与我动手。皆因我二人说话道义相投，跪倒冲北磕头，结拜金兰之好。若不是贤弟今天提到，我还是想不起来，既然贤弟提起，此事不劳贤弟。就用你一张名片，我写一封信，命我二弟侯杰，前往常州府。此人若在家，他必然应允，这倒不劳贤弟啦。还有那一位？”张鼎听镇东侠将话说完，遂说道：“这一位你也许认识，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长。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空，江湖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住持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镇东侠闻听，说道：“我久闻此人大名，未能晤面，由贤弟你这里介绍，劣兄又多得一位良友。若要约请此人，必须劣兄亲自前往。”张鼎说道：“那焉能使得，此时镖局子之内，责任都是兄长一人担负，岂可擅离？小弟情愿前往，请兄长派一位代表便可，何必兄长远劳。”镇东侠说道：“既然贤弟替为兄

尽力，我是感激不尽了。”

镇东侠虽然口内不好说，心中有许多的为难，自己心中暗想的是：张子美，介绍良友，协力相助，心中原是一分好意。自己的意想，又不好驳张鼎的面子，自己又不能说不请别人。宗旨是连累了朋友，插台上还有什么好事吗？既然张鼎说出来，镇东侠就依着张鼎办理。这才回头说道：“那位贤弟替我代表，前往扬州？”镇东侠正在问话之际，旁边坐着童林，有意答言。自己慎重了慎重，这才站起身形，向镇东侠说道：“兄长，此次下扬州，小弟可能代表前往。”镇东侠看了看童林，遂说道：“我正要相求贤弟替我代表，前往扬州，远劳跋涉这一趟。”童林接着答言：“小弟正应当去这一趟。”弟兄二人将话将才说完，张鼎在旁边知道童林性情太猛。遂说道：“童贤弟，你若要前往，万不可猛撞，凡事都有我担任。”童林点头说道：“谨遵兄长之命。”张鼎说道：“既然如此，他们徒弟们谁愿意跟去？”这句话未能说完，旁边孔秀答言说道：“老师，把吾带了去吧，我倾心愿往。”张鼎刚要与他说话，旁边二人答言：“弟子也愿前往。”张鼎回头一看，原来是侯俊、侯玉，张鼎说道：“既然如此，很好！你们三个人跟去，也让王三虎儿跟去。倘若仙长不在观内，好让王三虎儿来往通信。”张鼎说道：“也就带他们四个人就行啦，咱们是明天起身。”镇东侠说道：“那么这一封书信应当怎么样哪？”张鼎说道：“不要紧，你老写一封书信，就说你老抱恙在身，定日开播。”镇东侠点头，遂入座，援笔作书。提笔一挥而就，将书信写完。遂即传话：“将下书人白亮唤进来。”在旁边的伙计出去，工夫不大，启帘笼，把白亮带进来，至老侠客面前一站。镇东侠遂将书信拿起来，叫道：“白亮，这有回信一封在此，有劳

你带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侠客，他老人家一见书信便知。”白亮伸手把书信接过来，说道：“小子当面稟辞。”说话间，转身形启帘笼出去，这才大家将事情议定。镇东侠取了一张名片，交与张鼎带好，张鼎头天把盘费均然带齐，头天无事。

第二天清晨，张鼎、童林，带领侯俊、侯玉、孔秀、王三虎儿，一同起身，由打杭州直奔扬州而来。在路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扬州，雇船渡江，来至钞关街。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铺户买卖，人烟稠密。大众由东往西走了约有半里之遥，童林与张鼎说道：“此处离玉顶九龙观尚有多远？”张鼎用手一指说道：“这就是玉顶九龙观。”童林举目抬头观看，就见坐北一座大庙，当中三座山门，两旁边的脚门，里面钟鼓二楼，层层叠叠的殿宇，庙内东西一边一根旗杆。临近观看，当中有一块匾，上面写的是敕建玉顶九龙观。童林观看已毕，已然来到在东脚门。张鼎在前面走，童林与四小徒在后面跟随，进了东脚门，前面是穿堂的大殿。由打东脚门进来，尽对着的前面，花瓦子墙月亮门，月亮门里面，可就是大殿、三清殿、东西的配殿。

他们大众刚进了东脚门，就见由月亮门内出来一个小道童儿。这个小道童儿一见张鼎认识，遂向张鼎打了一个稽首，说道：“喝！张老侠客，可是少见哪！这是那阵香风把你老人家刮到这里来，我师傅是常念道你老人家呢，你老怎么老没上我们这里来呢？”张鼎闻听带笑开言说道：“小观主，你别怪我，皆因我是实在忙，少望看你们师徒。我问你，你师傅在庙里没有？”小道童儿说道：“张老侠客，还有你老不知道的吗？我师父生平就爱下围棋，你老不是原先天天与我师傅下棋吗？有你老人家在我们庙里住着，我师傅在庙内与你老

下棋，倒不常出去。自从你老一走，我师傅天天到外面，不是酒店里下棋，就是在村庄访友谈话，没有一天在庙的时候。如今倒有个地方常去，就是咱们西面三叉河。那里不是盖了一座御花园吗？里面的景致很好，听说里面有一座清茶社，字号叫风暖阁。里头有几位朋友，都在那里喝清茶，他老人家时常在那里下棋。今天你老来得不巧，我师傅刚走工夫不大。”张鼎闻听说道：“嗳呀，你看，差一步没赶上。那么着你师傅什么时候回来？”道童接着说道：“你老还不知道我师傅那个脾气，反正远不了，也许今天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反正在外头住下的时候少。你们几位请进来喝茶吧。”张鼎站在那里一想，若要进庙里一吃茶哪，我们人又多，反倒给人添了麻烦啦。不如在外边找个店，连打尖带住宿，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倒也方便。想至此处，遂向道童说道：“那倒不必啦，我们还有一点别的事。如若你师傅要回来，”说着话由囊之中取出两张名片，一张是自己的名片，一张是侯庭的名片，交与道童儿。说道：“你把这名片交与你师傅，就提张鼎还同着两个朋友，给他老人家请安。如若你师傅今天回来，请他老人家明天候我们一候，我还有要紧的话对他说呢。你千万可别忘了！”道童儿说道：“你们几位忙什么，进庙里吃碗茶，再走也不迟。”张鼎说道：“那到不必啦。”说着话转身向外走，众人只得跟随。道童儿举着名片，送出东脚门来，这才回庙。张鼎回头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我打算进庙里吃茶，道童儿必然留宿，那倒不方便啦。不如咱们找个店房居住，倒也随便。明天早晨咱们再来一趟，也就见着啦。”童林答言说道：“也好，也省得在庙里打搅。”

哥俩说话正往西走，就听南边有人往里让。抬头一看，原

来是一个店房，坐南向北，大门带门洞儿，门口的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是福源客店。门口儿站着伙计，正在门口儿往里让客人，冲着众人让道：“客官，别往下走啦，住店吧！里头有的是房间，里边请吧几位。”童林听见伙计往里让，回头向张鼎说道：“张大哥，怎么样？”张鼎答道：“这里住也倒方便。”遂又问道：“伙计，你们店里有干净的房间吗？”伙计说道：“爷台，里边请吧！三间上房，又干净，又豁亮。”张鼎闻听说道：“童贤弟，请吧！”童林这才叫伙计头前带路，自己身后，跟着侯俊、侯玉、王三虎儿、孔秀，张鼎在前。走至在南为上的上房门首，伙计早就把帘笼挑起，众人迈步，来至上房屋内。童林用目观看，原来是两明一暗，东边是一个暗间，这里间却是明着。迎面一张八仙桌，四周围的兀凳儿，在东面板壁上挂着一把掸子。张鼎回手把掸子摘下来，大家掸尘。伙计出去把洗脸水打进来，大家净面。跟着把茶也就泡来啦，孔秀将茶斟好，众人落坐吃茶，伙计在旁边伺候。童林对着伙计说道：“伙计，你贵姓？”伙计连忙答道：“小子不敢担这个贵子，我姓王，您呢？”童林说道：“王伙计，你在这个店里当了几年伙计啦？”王伙计答道：“我在这里当伙计也有二、三年啦，爷台你老问我有何事吗？”童林说道：“倒没有别的事，我往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认识？”伙计说道：“看你老打听谁啦，有名的便知，无名就不晓。”童林说道：“我往你打听玉顶九龙观，有一位道长，你可知道？”伙计说道：“喝！你老这么一问，可把我问糊涂啦，怎么办呢？九龙观内道长，有一百多位，你老提出名姓，我可以能认得。”童林微然含笑，自己暗想：我不提出名姓，他如何能知道呢？遂向伙计说道：“提起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空。”伙计遂笑

着说道：“你老问的是观主，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他老人家还会武术哪！这位我认得。不但我认得，不差什么人人都认得，这位仙长极其和平，方才从店首往西去，我还跟他老人家说话来着哪。”童林说道：“王伙计，你知道道长上那里去啦？”伙计道：“你老要问，方才我问道长，‘今天你老人家上那里去呀？’道长跟我说，要约朋友上御花园，风暖阁下棋去。刚从门前过去工夫不大。”

童林将话听完，回头问道：“张大哥，这个御花园是一个什么所在呀？”张鼎笑着说道：“童贤弟，你有所不知，皆因本地有一家大财主，也姓张，名字叫张松年，家资豪富，就是老夫妻无儿，皆因他的安人因病身故，众亲友打算与他续娶添房，没想到这位老员外，没等续娶，他也就死啦。皆因本处绅商知道他没有同宗的本家，是一份绝后的家产，无人承继。绅商调查他的家财已毕，呈禀扬州府，本府打算把他的家财充公，绅商恐怕其中有私，这笔款项，大家打算修盖一座公园，以扩充本处的地面。扬州府知道这笔款项不能侵吞，又有本处的绅商的要求，情无可却，当堂批准，因此款无处报销，由府派人监督修造，采地势在三叉河的河滩，修盖这座御花园，需款三十余万。里面修盖的亭轩小榭，抱月小桥，遮月亭，避月轩，风暖阁，围城之内的戏台，各种的太湖山石。里面奇花异草，可称得起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以供游人遣兴，以壮本府的观瞻。惟有夏令之时，真有三百里五百里的财主，到扬州御花园中躲热消遣。我原先与道长是手谈的棋友，后来道义相投，结为昆仲。我在观里闲住之时，常与道长在御花园之内下棋，我倒时常的在御花园闲逛，这还是头几年的事，这个地方倒是实在是清雅。

童林闻听张鼎之言，心中暗想：我童林初到扬州，既有这清凉幽雅的所在，不可不瞻观。遂向张鼎说道：“兄长，小弟方才听兄长之言，说的御花园有此美景，不觉小弟一时性起，一来初到扬州，小弟打算到御花园，以广眼界。再者听道童儿之言，道长常在御花园风暖阁下棋，万一邂逅相遇哪，岂不省得明天拜访？兄长以为如何？”张鼎闻听，说道：“也好，莫若咱们在店里用完了早饭，再去不迟。”这句话尚未说完，店里王伙计在旁边插言说道：“众位爷台，你老不必在我们店里用饭。”童林接着说道：“你这话怎么说哪？”王伙计笑嘻嘻的答道：“爷台有所不知呀！你老住在我们店里，吃顿饭那到可，若是要酒菜呀，皆因天气热，我们店里头也不预备。也是到外面饭馆子里头给你老要去，就是把菜拿提盒送到店里来。头一样儿，菜的香味也就走啦，再者柜上还要赚您一层钱，这个别名儿就叫剥一层皮。让您多花了钱，您还吃不着好菜。您要吃饭，到御花园之内，遮月亭，避月轩，俱都是大饭店。您要是在那里吃，菜蔬也新鲜，菜码儿又大，价钱又便宜。您为什么不到那里吃去呢？在我们这里吃，让人花钱，还吃不着好东西。我说的这个话，爷台您想对不对？”童林是心直口快的人，听伙计说这个话，心里暗含着不愿意，心中说：我要是开店，要是有这个样儿的伙计，我早把他赶跑啦。他不向着柜上，反倒向着客人。童林是正人君子，不愿意管这宗事。他可是向着我们，我们倒是不吃亏，他可不管店里掌柜的倒运不倒运。童林哪里想得到哪，大凡茶馆、酒肆饭馆子的伙计，差不多都是这宗毛病，他就顾了把客人哄乐了，为得是多赏点小柜儿，他多分点酒钱，他可就不管掌柜的受得了受不了。

单提张鼎听伙计说的这个言辞，遂向童林说道：“既是伙计这么说，咱们就上御花园吃去，一来咱们吃点新鲜菜蔬，再者咱们省下这几个钱，多赏他们几个小柜子，也是一样。”童林听张鼎之言，看了张鼎一眼，心中说：张大哥他倒会顺情说好话，我何必落个梗直讨人嫌哪。遂说道：“张大哥，您这个主意对我的心意，我也打算这么办。”张鼎看了童林一眼，心中想着说，童贤弟也练出点来了。张鼎向童林说道：“既然是这么样，天也不早啦，咱们就走。童林问孔秀他们四个人：“你们也就跟着走吧？”於是大家站起身形，童林从兜囊中取出一块银子来，交与店中的王伙计。说道：“除去店钱，剩下留着你们喝酒。”伙计接过银子说道：“爷台您忙什么哪，何必这么早赏钱呢？”童林说道：“不是那么着，我怕我们回来晚了，你给我们听着一点店门。”伙计笑嘻嘻地说道：“爷台你放心，您哪时回来，店门是哪时开，决不能误事。”说着话伙计把帘笼挑起来，张鼎在前，众人在后，从屋中出来。来在店门首，王伙计在后面说道：“众位爷台要是不认得道，我送众位去。”张鼎说道：“不用，我们认得。”

书中代言，张鼎是在扬州住着与昆仑道长时常逛御花园，道路是熟的。於是大家由店内起身，由钞关街的街口，顺着大道向正西而来。这个江南又与北方不同，时常的下雨，大道上一点尘土也没有。道的两旁边，栽种的垂杨柳树，在大道的两旁，俱是池塘。由三叉河引过来的河水，栽种的荷叶莲花，满池塘中碧绿荷叶，红莲含苞未放。童林一抬头，仰面观看：天上的乌云乱走，日被云遮，又有一点微微的西北风，童林的衣服被风一吹，但觉着浑身凉爽，又兼着路旁的美景，风摆柳动，形若迎人带醉，不由得心荡神逸。正是江